

## “亲历济南解放”

### 征稿启事

1948年9月16日，济南战役打响，人民解放军攻城兵团密切配合，从东西两翼同时出击，像一把巨大的铁钳，把济南之敌紧紧钳住，经过8昼夜激战，济南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，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济南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标志着解放军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战略决战的序幕。济南战役的胜利也是济南的光荣和骄傲，是我们这座城市重要的红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今年是济南解放70周年，本报特开设“亲历济南解放”专栏，欢迎济南解放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回忆、口述文章。

投稿邮箱：qlwbhzbz@163.com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遇到勺子泉

□戴存伟

一个午后，我到山里走一走。

山并不高，它的一侧还有一座比它高很多的山，但我所在的这座小山向阳，暖暖的阳光铺在山坡上，挂在悬崖上，让我觉得舒适。其实，觉得舒适的，除了我之外还有蚂蚱，这色如黄草的小动物，在草间蹦着，有时展开薄薄的翅膀，于草尖上飞来飞去，样子很随意。

我随意走一走，没有料到会在这儿遇到一眼山泉。

山泉位于山洼的一处断崖上。所谓断崖宽不过十米，高不过三米，再上面是缓坡，怪石嶙峋，有些草与灌木长在那里。断崖顶部向外探出，与下面的巨石组成一个棚状的空间。泉水从断崖的石缝中流出来，沿着巨石缓缓的斜面向下流。不知道谁在巨石的边缘用水泥围了一小圈手指肚高的堤，从石缝中流出的水遇到这人造的小堤就积了下来，水泥堤中间放了个塑料管，水从那管子中淌下来，发出哗哗的水声。虽是秋天，但苔藓依然青翠可人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，鲜生生地长在这儿。泉水称不上激湍，甚至称不上“冒”，它从石头缝中流出来，流得极有耐心。

此时，在此处山泉旁除了我还有三个人。一位是年长的阿姨，另外两位是中年女士。阿姨坚持要到泉水所在的巨石旁，两位中年女士便小心扶她到了近前。阿姨到巨石旁向前探了探身子，回头说：“妮儿，还和以前一个样，没有变大，没有变小。”没有卷舌音，硬硬的，一听就是济南本地的口音，让我感到亲切。这是母女三人，她们以前的家就在这不远处，十几年前搞开发，因为村子拆迁，她们迁到了离这儿三四里地的平地上。老人有十多年没有来这儿了，今天是女儿陪她来旧址重游。我问老人这山泉有名字吗？老人笑了笑说：“这个泉水呀，我们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勺子泉。”勺子泉？多么奇怪的名字呀。老人指了指石头对我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这儿像不像一个勺子？”我连忙上去，探身看，在她手的指引下，我看到石头上有个窝，如一个未攥紧的大拳头，深浅也只有大拇指那么高。水从石头缝中缓缓流下来，先是流经此窝，水满了后溢出来，又沿着巨石的坡向下流，直到下面的水泥堤把水挡住，成一洼水。老人记忆里没有这个水泥小堤，肯定是这几年有人弄上的。她说：“现在，这儿没有野营生（注：方言，东西的意思）了。以前的时候，什么獾呀，狐狸呀，兔子呀都有。水虽然小，但常年淌，这个勺子里面一直有水，周围山上的野营生都是来这儿喝水。对了，还有小鸟儿也来这儿喝水。”

那时队里组织劳动，社员几乎每天来这个地方种地，看到过很多野生动物在这儿喝水。有一年秋天，月亮很圆很亮，她和几个社员过来，遇到了一只狼，那狼的尾巴扫着地，站在巨石上非常威武。狼不怕人，喝完水跃上断崖向山上奔去。人怕狼，他们几个在发现狼的地方呆呆地站立，目送狼远去。老人说到这里，很严肃地说：“这些年，野营生基本见不到了。”我问：“你们那么晚了怎么还过来？”老人说那时是集体，有干不完的活。干活干累了口渴了，他们就会来这儿喝水。老人说小动物们靠勺子泉，出坡干活的人也要在这儿喝水。“那时，个子高的，不用到石头上，只要抬抬脚，伸了头，再把头低到勺子处，直接喝就行。个子矮的，需要爬上石头，趴在石头上直接把嘴插入勺子处喝水……水真甜呀，还解乏。”

我不由得过去，直接把嘴放到了塑料管下，接住了哗哗流下的泉水，泉水清凉，沁人心脾，回味有甘甜之感。

聊了一会儿勺子泉，聊了一会儿过去的时光，老人与我告别，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。秋风轻轻地从山梁那边吹过来，把白色羽状的草吹得略微伏下去一些，里面有叫不上名字的小鸟鸣叫着飞出很远，又落入草中。我也下山去，当我回头时，看到落入草中的小鸟又飞了起来，向勺子泉飞来。它肯定是到勺子泉喝水吧。

勺子泉位于城东南，龙洞附近，南边是狸猫山，其所在的山叫馒头山，亦有人叫妈妈（注：方言乳头的意思）山。山上，离勺子泉近百米的地方，有个悬崖，悬崖上有个石洞，当地人叫那石洞为麻虎子洞。

麻虎子，是狼的俗名。所以，老人说在月光朗照之夜看到一匹狼来勺子泉喝水，应是不虚。

## 我家在战火中的经历

【亲历济南解放】

□黄杏林

1948年9月16日夜12时，一声清晰而响亮的炮声在济南的上空响起，我们全家都从睡梦里惊醒，妈妈小声告诉我们：“要解放济南了！”我们每个人心里，都涌动着期盼和快乐，我们想着，解放军来了，大哥哥、小哥哥他们都要回来了，所以特别高兴。我们跑到院子里，就像现在观看礼花一样，听着那隆隆的炮声，兴奋而又新奇。那晚，炮声越来越激烈，黎明时，枪声大作。我们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。几天后，就有很多解放军战士出现在大门口。他们个个枪不离手，全副武装，上身束着手榴弹，下身打着绑腿，腰间别着手榴弹和水壶，身后还背着军用小铁锹，满身黄土，满眼血丝，然而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动作敏捷，一看就是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的勇士。

后来，除了枪炮声，还有敌机的轰鸣声和扫射声，附近的居民知道我们院南屋有地下室，就都来躲难了。突然，一个小战士，特意到我们院里跟我母亲说：“大娘！你们快走吧，马上就要攻城了，这里离火力点太近，太危险！越早走越好。”我们各家听小战士这么一说，都开始做转移的准备了。大姐蒸了一面口袋馒头，又和二姐包了几个包袱，带

点随身衣服和一床毛毯。仓促准备了一番后，妈妈带着我们姐妹四人，与同院的赵二哥一家结伴，由一位姓谢的木匠带路，一行人从十亩园的家，直奔东去。目的地是王舍人庄谢木匠家。

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一点战争的常识都不懂。出了舍坊圩子门，全是裸露的开阔地，我们任凭子弹呼啸，飞机扫射，仍直着身子结伴而行。后来碰到些解放军战士，他们喊住我们说：“老乡！你们这么走太危险了，人要分散开，听见飞机来了，就赶快趴下。”我们这才学会了怎么躲飞机扫射。一路上只要飞机一来，我们就赶快趴下，而且大姐总是把我压在她身上，护着我。我们走的这一路，都是激战后的土地，到处都是挖的壕沟，到处都是修筑的工事，枪炮声不断，敌人的飞机扫射越来越频繁，国民党兵弃尸遍野，解放军战士迅速地向西挺进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害怕，只顾一门心思地让大姐拉着走。快天黑了，我们离王舍人庄还很远，谢木匠就带着我们到双鱼村他老丈人家住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我们才到了王舍人庄。谢木匠一家很热情地安排我们一行人住下。我们人多，人家管不了这么多人吃饭，幸亏我们家有大姐蒸的馒头，赵二哥也很辛苦地背出了半袋子面粉，好歹大家没饿着。大概住了一个星期，听庄里人说，济南解放了，我们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赶。

等我们走到家一看，都傻眼了。我们的家已被烧成了一片瓦砾，除了残垣断壁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看看整个院子，就我们后院相连的北屋和东、西屋烧了，前院完好无损。赵二嫂见状大哭，妈妈倒十分坚强，十分理智，庆幸我们这些人都跑出去了，否则，不被炸死，也被烧死了。看看院子外面，大门前有一个像口深井一样的弹坑，听说是落进炸弹没爆炸，要是炸了，整个地下室的人就都完了。我们院南面的场院，让炮弹炸成了游泳池一样的大方坑，幸亏南屋还有点距离，要不，整个南屋也就炸塌了。

▲ 济南外城的作战命令  
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 1948年9月16日颁发的攻击



【城记】

## 女子学校的女老师

□王绍忠

“寒风习习，冷雨凄凄，慈母想女静夜思，借着灯烛作冬衣。千针万线密密缝，情系心怀缝衣里。难量母女情，银线长千尺。盼女儿，立宏志，精忠报国尽伟力，无愧中华好女儿。”这首寓意深刻、浅显易懂的歌词，就是当年“章丘第一女子学校”的校歌。

走进章丘千年古村朱家峪，从关帝庙径直向南，在土地庙对过，路西有一幢青石垒砌的二层楼房。岁月的风霜难以抹去历史的记忆，这便是章丘第一女子学校的旧址。门口右侧立一石碑，碑文刻的是：“民国21年（1932），章丘教育先师朱连级积极操办，支持开明人士朱连弟等人创办女子学校……”据现在98岁的朱秉洽老人回忆，朱连级是皇帝钦命的“明经进士”朱逢寅的长孙，自幼受“国强利民生，教育欲先行”的熏陶，在济南一中毕业后，公开提出“倡导女子入学，推动社会进步”的办学理念。女子学校创办那年，第一位女教师是李桂秀，邹平人氏。由于照顾家庭，任教一年

后，便辞职返回故乡。朱连级又递上申请，分配来济南国立师范毕业生孙吉祥。

孙吉祥老师为蓬莱人，时年25岁。秉性豁达开朗，能言辞，善结交。开学第一天，只有22名女童到校。她便废寝忘食，串村入户，逢人便讲“目不识丁是妇女一辈子的痛苦，知书达理将获益终生”的道理。她以苦口婆心的劝说又拎来13名女童。又亲自往返70里山路，从县城统一买来了国语、算术、修身等课本。启智开塞、解惑释疑，孙老师以此为目的，课程设置、教案编撰，全部废止了私塾教育的陈旧模式。学校生源稳固后，为了进一步激发学子的求知欲和趣味性，孙老师花费三个夜晚的时间，绞尽脑汁创作了《寒衣曲》这首饱含着母女深情的校歌。

孙老师教学十分严肃、认真，用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解国语（即语文）。分析段落和总结中心，她非常尊重和鼓励女童积极参与，使课堂上洋溢着活跃

的气氛。伴随着民主、科学思想的深入校园，孙老师率先倡导、开展了“放足”运动。她编了儿歌在课下教唱：“缠足疼，裹脚苦，一步迈不了两寸五，如果遇上灾荒年，无法逃难只等死……”在女童奋力抗争的配合下，缠足习俗在朱家峪逐日淡化、消失。

十多年间，孙老师甘当路石人梯，先后把近400名山屯女娃培育成人、成才。她任教的女子学校，在教育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1947年，女子学校同新落成的“山阴小学”合二为一；次年，又挂牌易名为“淄博专署第六速师”。孙老师志存高远，点石成金，据粗略统计，先后从她门下步入大学校园的有80余人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孙老师受到冲击含冤自缢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孙老师被彻底平反昭雪。从第一个“教师节”开始，她的学子便在每年清明，教师节陆续前来为她扫墓祭奠、告慰英灵，并告诫子孙牢固铭记恩师的教诲：“文化把握人生，知识改变命运！”